

死後未必萬事空 家人仍需來買單

日本「自殺公寓」變「凶宅」

古云：「死去原知萬事空」。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對那些在出租公寓中自殺的日本人而言，他們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如此決絕的棄世，除了給家人留下無盡傷痛外，更不得不額外支付一大筆錢：為他們的自殺「買單」。

日本是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平均每天有近 100 人結束自己的生命。據日本警視廳 2009 年公布的數據，當年日本自殺人數達到 32753 人，比上一年增長 1000 多，這是日本連續 12 年，每年有超過 3 萬人自殺。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日本青少年的自殺率呈大幅上升趨勢，19 歲以下青少年自殺率每年以 25% 左右的速度增長。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在每 10 萬人中自殺率排名前十位的國家中，日本排名第六。而在所有發達工業國家中，日本的自殺率是最高的，美國和法國的自殺率不到日本一半，意大利和英國也不過是日本的四分之一。

意外「賬單」

日本仙台市一間擁擠的公寓，空氣中瀰漫着濃濃煙味，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父親正跪着祈禱。在裝飾華麗的家族祭壇前，他燃起一束香，然後敲響銅色小鐘。他死去女兒的照片並沒有和祖先的照片放在一起，而是被單獨擺在書架上。自從兩年前他發現女兒死在東京的租借公寓裡，至今他仍無法接受愛女死去的事實。

女兒離開時只有 22 歲，作父親的難以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他說，「當我意識到她死了，我無法行動，無法呼吸。我無法相信發生了什麼。我想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神。我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堅信這一點的。」

只有這個女孩的父母知道她服用了過量安眠藥，而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不知道她其實死於自殺。

女兒死後不久，這對悲痛的父母又接受了另一重打擊——他們接到了女兒房東從東京寄來的信。他說，「我們在三月底為她舉辦了葬禮。在四月，她的房東要求重新裝修她住過的公寓，然後在五月份，又要求我們補償中斷的租約。這真是一個接一個的打擊。」他接着說，「那時我腦子裡唯一能想的只有女兒。所以當我收到那些賬單的時候，根本沒有心思去爭辯什麼。」

雖然這個父親說，與女兒的死亡相比，金錢上的損失實在不值一提，但和其他類似情況的日本人一樣，他不僅要承受喪女的打擊，同時還要承受金錢上的壓力。最後，他們總共為女兒的自殺向房東支付了 250 萬日圓（約合港幣 23.5 萬元）賠償金。

房價大貶

「自殺公寓」不僅令自殺者的父母或家人支付高額賠償金，更令這類房產淪為「凶宅」難以出售。但也有一些房地產代理商願意伸出援手，幫助這些不幸的家庭。地產經紀人吉廣鹿澤在自己的出售目錄中把一棟房子稱為「困難小屋」。出於自己虔誠的佛教信仰，他接下了這筆業務。這房子本身很不錯，在東京郊外的通勤區，建成沒幾年，有三個臥室，一個起居室，一個餐廳和一個廚房。他帶着來買房的參觀房子，然後不得不告訴他們，前房主在樓梯口上吊了。他說，「基本上九成的人不願意買這樣的房子。」

「日本人認為這個房子被玷污了。我猜，有些人雖然認為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很有英雄氣概的一件事，但買這樣的房子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們覺着這種房子不乾淨，會帶來厄運。我個人認為這跟房子沒有關係，但大多日本人這麼認為。」最終，鹿澤先生成功說服了一戶家庭買下這所「困難小屋」，代價是房價只有周圍房子的一半。

過度賠償

日本有舉辦儀式性自殺的歷史傳統，並視這種自殺為一種榮耀。但隨着自殺人數的日益增加，日本民眾的擔憂也開始不斷加劇。

極少人願意租住一個以前有人自殺過的公寓。因此，只要有一個房客自殺之後，房東往往要求房客的家人做出經濟賠償。

有類似經歷的田中幸子在兒子自殺後建立了一個「自殺家庭幫助協會」。她說，「大多數賠償要求是針對房東損失的租金，但也不盡然。最高的賠償可高達上億日圓。這個賠償是基於房東及其周圍鄰居認為整個公寓由於一個人的自殺而變得毫無價值了，因此他們要求重建整個公寓。」

此外，很多日本房東還要求自殺者的家庭為高昂的入宅淨化儀式買單，因為房東們通常要請專業宗教人士做相關儀式，才能將有人自殺過的房子變「乾淨」了。而這是一筆不菲的支出。

目前，日本「自殺家庭幫助協會」正在與大約 200 個房東就過度賠償問題進行交涉，他們呼籲日本當局對相關法律作出修改。（BBC 英文網）

日本自殺率居高不下 中老年男性佔多數

為何自殺率居高不下？

日本自殺問題專家江上剛說：「和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中老年男性自殺者佔多數。一方面是因為這一年齡的人群容易患憂鬱症，另一方面是近年來日本經濟不景氣而導致不少男性事業失敗、破產、經濟負擔過重，最後帶來強烈的失落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在每 10 萬人中自殺率排名前十位的國家中，日本排名第六，僅次於白俄羅斯、俄羅斯、匈牙利、烏克蘭等前蘇維埃聯邦國家或衛星國家之後。

對此，日本防衛醫學研究中心行動科學研究部的高橋祥友教授作了如下說明：「排名在日本之前的國家，社會變動對自殺率產生直接影響。1991 年蘇聯解體後獨立起來的國家，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獨立之後人們對未來抱有很大希望，自殺率也相應較低。但最終所期待的與現實相去甚遠，夢想變成絕望，於是自殺率急劇上升。而很多非洲和亞洲國家，並沒有向 WHO 提交自殺統計數據。特別是在很多仍遭受飢餓與傳染病的國家，根本就沒有精力來關心自殺問題。另外，在中東國家，自殺行為是被伊斯蘭教《古蘭經》明令禁止的。因此這些國家的自殺率也很低。」

政府出招冀 5 年減 20% 自殺

雖說各國國情不一，但恐怕連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認自己國家的自殺率實在是太高了。

日本政府表示要把降低自殺率作為重要議程來優先考慮，並承諾在 2016 年達到至少降低 20% 的目標。

為了減少自殺現象，近幾年日本政府已經採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包括在學校和工作場所提高對自殺的認識，撥專款成立防止自殺的機構，建築設計師設計樓房時要讓想自殺的人找不到跳樓的地方，車站安裝防自殺鏡和障礙物，保險公司取消了自殺死亡保險。

不過官員們擔心由於失業和破產，自殺率仍會上升，因為之前在歷史上的經濟困難時期，都有自殺高峰相應出現。

「大部分是由失業所引起的，」一位名叫吉田的自殺與信貸顧問說，「社會機構和政府必須建立直接的對策來阻止自殺的發生，應該要有更多地方可以供有自殺意向的人求助」。

（共同社）

「自殺森林」青木原樹海

日本除了有「自殺公寓」，還有赫赫有名的「自殺森林」。它就是位於東京西部、富士山腳下的面積約三千公頃的青木原樹海。這個風景美麗的地方每年吸引一批「特殊遊客」，他們來此地，不為飽覽森林之美，只為結束生命。

青木原樹海原本就是自殺勝地，但其出名，主要還是因為日本在 1957 年將著名推理作家松本清張以樹海為背景的小說《波浪之塔》改編為電視劇的原因。

青木原樹海地層下具有磁性火山岩，此天然磁場會讓指南針失靈，加上古木參天，即使白天也不見天日，進入者鮮有能活着出來，因此屍體不易被發現。很多渴望悄悄離開世間自殺者，便會選擇此地了生，因此青木原樹海被稱為「自殺森林」。

秋天是青木原樹海的收屍季節，當地警方會定期派警員用捆繩的方法，進入森林去清理屍體。而森林內不斷會發現屍體，像永遠都掃不清似的。

2009 年，46 歲的太郎（化名）被原先工作的鋼鐵製造公司解僱，覺得自己毫無用處了，沒有活下去的意願了，所以想要在這裡沉歸於黑暗。於是他買了一張到青木原樹

海的單程票。到達之後，他劃開自己的手腕。不過這一刀割得不夠深，不足以令他很快死去。他開始在森林裡昏昏沉沉地走，幾天後，他在灌木林中昏倒，差點由於脫水、飢餓和霜凍而死去。很幸運地，他遇見一個路過的遠足者，那人恰好絆到他奄奄一息的身體，然後報了警，救了太郎一命。

像這樣的故事，每年要在這個「自殺森林」發生無數次。青木原樹海是日本全國自殺率最高的地區。

一些有心之人希望改變此景。兩位日本的自殺與信貸顧問，志願者吉田和澤口，兩年前開始在青木原樹海張貼標誌（見右下圖），敦促自殺遊客向他們的信貸諮詢服務組織求助。這兩名男子說，日本社會常常對失業和破產的人冷眼相待，與此同時卻培養了這樣一種文化——自殺仍被視為一個光榮選擇。

青木原樹海所在的今佐山縣政府當局說，為了盡可能阻止人們在森林裡的自殺行為，他們已在森林入口處安裝了遙控攝像機。

一位縣政府官員渡邊說，「我夢想有一天結束這森林裡的自殺，但坦白說，阻止所有自殺事件在這裡發生是相當困難的。」

本人對剖腹、殉情等有一種讚美的傳統。

在日本古代和現代文學中，有許許多多關於死亡的凄美的描述，並常常美化這種多少有些病態的做法。很多日本人更是用自殺來書寫自己人生的最後一章，如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以及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

「自殺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1993 年出版暢銷書《完全自殺手冊》的作者鶴見濟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曾這樣說。

上估價，尤其是中國銀行或永隆銀行的網頁，如果發覺單位估價是零，表示該單位有可能曾經發生兇案或有人在單位內意外死亡，那就不要購入該單位。準買家亦可向地產代理查詢或直接詢問業主，通常地產代理也會如實相告，保障客戶利益。也有一些買家不忍諱，可以相對較低的價格購得單位，但入住前一般都會做相關法事，「清潔」一番，才可放心搬入。



電影《自殺俱樂部》，是 2003 年日本最賣座的驚悚片

港人如何避免買凶宅

不止日本人不愛買凶宅，歷來重視風水旺財的香港人，亦非常忌諱有人意外死亡的單位。所以很多人買樓前，都會小心調查。實際上香港也有很多銀行會拒絕為凶宅提供按揭。

為避免買入凶宅，準買家可透過一些免費網站如：whoms.net 或者 miketso.com 等作查詢，但網站通常只指出某大廈中某層一單位，而不會列出單位的準確地址。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先到銀行的網頁作網